

绣鞋记

[清] 乌有先生

清蝴蝶楼本

目录

第一回	3
叙华筵共谈衷曲	
第二回	5
宝莲庵请尼作合	
第三回	8
张凤姐绣鞋慰赠	
第四回	11
张良雪忿激出妻	
第五回	13
逞豪强损人利己	
第六回	15
叶荫芝托尼问病	
第七回	17
效鸾凤舟中叙会	
第八回	19
谒岳翁欲盖前愆	
第九回	21
黄显国求谋不遂	
第十回	23
立奸谋荫芝抢割	
第十一回	24
黄成通问因受辱	
第十二回	27
黄成通威逼戕身	
第十三回	31
金友谊代作呈词	
第十四回	33
黄叶氏扳辕赴控	
第十五回	35

叶荫芝革职解审	
第十六回·····	36
除暴虐出示招告	
第十七回·····	38
缔姻娅以绵世好	
第十八回·····	40
张凤姐冤魂托梦	
第十九回·····	42
问典刑法场祭奠	
第二十回·····	43
森罗殿冥判阴魂	

第一回

叙华筵共谈衷曲

诗曰：

堪叹世人不自知，欺人便是把天欺。
茫茫欲海终填满，事到其间悔恨迟。
丹凤来仪宇宙春，中天景色四时新。
世间事业惟忠孝，臣报君恩子报亲。

这首诗乃前人所作，无非要世人以忠孝居心：如居官，以尽忠报国；居家者，以尽孝事亲。是忠孝为人生之大本也。人能全忠全孝，则知节义廉耻，凡一切越礼非法之事不敢妄为，宗族乡党揄扬德行，是以流芳百世；若不忠不孝，则丧节义廉耻，凡一切损人利己之事任意胡行，乡曲间阎无不咬牙切齿，是以遗臭万年。这一节话乃千古公论，并非一人之私议也。按下不表。

且说有一土豪劣绅，姓叶名荫芝，系莞邑石井乡人，别号鹿莪，浑名皮象。自幼在家攻书，侥幸名登金榜，曾任户部主事，在京供职几年，因丁内艰，回家守孝。发妻张氏，早已镜破钗分，姬人伊氏，恃宠专房，再续何门，乃贡士南宫之女。前生一女，许配白马烟同李鹤举之子。亲家来往十分情密。一朝主事寿辰，家人打扫地方洁净，满堂佳客纷纷到贺。荫芝在家贪恋妻妾，兼之财路通神，久经服缺，不欲起复登朝。是日寿辰，大开筵席，觥筹交错，焚美杯倾，膳罢酒阑，宾朋散退。座中惟有武举邓清、同宗叶润泽。此二人乃是主事门下走狗，惯于巧言令色，左右逢迎。荫芝将各亲友送了，只留他两个不肯放行，声称：“仁兄何必匆匆回府，权且屈驾寒庄，弟有言词奏告。”于是分付家丁重摆酒宴，与二人畅饮谈心。正饮之间，家人报上：“亲家李老爷到来。”三人连忙起身，离席相迎。彼此说长话短，共叙寒温。礼毕，大众一齐入席。台中摆列海错山珍。酒过数巡，鹤举把杯，命仆满满斟上，双手捧定，叫句：“亲家，今日乃东华注算，南极增辉，弟叨姻末，理应到贺称觞，只因俗冗匆匆，以致迟迟到府，借花敬佛，聊表微款，但愿亲家大人从此加官进爵，财帛亨通，年年此日，岁岁今朝。”说罢，将酒敬上。荫芝双手捧接，只称：“亲家，小弟材同蒲柳，不过马齿频加，辱承宠锡吉语，实深惶愧既承台命，自当乐从。”将酒一饮而尽，命童满斟一盏回敬。邓清乘势连声称羨：“进士公果系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近日天平旺相，厘戡兴隆，财帛丰盈，不下陶朱之富。”荫芝答曰：“小弟才微福薄，虚愿难偿，数载经营，目今依然故我。吾兄所云，实为铺张取笑。我想世间千好万好莫如钱好，自古道：一肥能遮百丑。但此物原非易得，纵然枉尺直寻，亦无妨碍。世上见利而思义者，能有几人哉！”叶润泽胁肩微笑，说道：“若要取财，须凭胆大，一不怕人言捐摘，二不怕神明鉴察，三不怕官司告发，方能患得银钱到手。”

邓清闻言，十分称妙：“润兄高见，果实不差。难怪人人请你做状。原来一肚尽系砒霜。但系求财须寻方向，不若我们同往城中找觅一向公所，大家朝夕聚首，彼此打算求谋，写出主事户部衔头，谁不称羨。就系大小衙门也亦无奈其何，况且更有一宗美事，城中有女如云，袅娜娉婷，风流称绝。或时倚门卖笑，甚属可人，引动多少官家子弟，倩人作线穿针，但得身边有些钱钞，何愁好月不得团圆。”这一番话说得荫芝心如火热，霎时就要动身举行。便向邓清说道：“此言果合我意，烦兄与我找所雅洁房间，以便在城居住。”邓清说：“谨遵台命。此事交于小弟担承。”言罢，一众告辞，各自回家。

次日，邓清即往城中，便向水头陈宅赁了一所，名曰：评花阁，内中奇花茂胜，秀草清幽，家伙什物，一切齐备。邓清令仆打扫虔（干）洁，安排各事停当，便请主事乔迁。荫芝

进到馆中，把目观瞧，心中十分喜悦，便道：“邓兄办事真乃妥当。”从此狐群狗党日相往来，不在话下。

一日荫芝无事，想起老邓个篇言语，就欲出街闲游。小装打扮，脚下穿了一双方头行履，手上带了一个金镯。轻摇雅箏，做出官家模样，徐安、陈福跟随，就向西门而去。一路行来，只见游人成群结队，比户弦歌。多少油头粉面遮遮掩掩，卖弄风情。远望一道朱门排列高牌。执事徐安说道：“前边那所亭苑甚属华美，日日有人在此醉月飞觞，老爷何不步往赏玩一番。”荫芝说：“来意不诚，未便唐突。我们不若掉过隔边去罢。”二仆称是，随即步往松柏高街。正在徘徊四顾，忽闻香风扑鼻。抬头一看，只见门边有位佳人，露出足下二寸金莲，恍如潘妃再世，真乃俊俏销魂。头上螺髻堆云，身中白衣铺雪，下边映出葱绿纱裤。貌赛娥，恰似对人暗传心事。荫芝看罢，暗暗叹道：“这个欢喜冤家，五百年前结下。”不觉遍体酸麻，恨不得向前偎傍。但恐被人耻笑，有失官方。权为忍耐。倚身靠住墙边，方寸自乱。此时欲行欲止，进退维艰。谁料惊觉这个女子，见其如醉如痴，忍不住笑，丢个俏眼，低声叫句：“嫂嫂，你看街上游人挨肩擦背，络绎不绝，你不若放下绣鞋，偷闲片刻工夫，出来则剧。”荫芝听见莺喉宛转，便更魄散魂飞。正在留连驻足观望，这女子旋即举步入内，兰麝之香仍在，环之声渐远，望眼将穿，馋涎空咽，万种相思从此而起。几回搔首仰天长叹，心中暗想：这位佳人未晓谁家妇女，淡妆素服，如此摄魄勾魂。站立一回，绝无声息。只得呼唤徐安、陈福转回旅邸。是晚愁肠百结，坐立不安。意欲归房就寝，争奈孤枕难眠。起来独步园亭，但见一轮明月照耀长空，我想天上嫦娥难比此娇美貌。随唤徐安来问：“今日经过高街，看见站在门边这个女子，你可否知其来历？不妨底细说来。”徐安听罢，口称：“老爷在上，今日所见这位佳人乃系张木公之女，匹配何家为媳，孀居已自三年了。他乃莞邑堪夸，绝色有名，张凤姐之称远近闻名，无人不识。他兄名唤良雪，颇有膂力，惯娴弓马。长向花街柳巷，爱月贪风。老爷如果中意此女，不妨坦腹东床。”荫芝听见徐安言语，心内思量，不知此女意下若何？但风流人物是必情长。观其动静，也有求凰之意，必须寻觅一人穿针引线，方能撮合成就。主仆谈论多时，耳听樵楼四鼓。徐安请主歇息。荫芝暂回帐底安身。辗转牙床，不能成寐，回思彼美人兮青年失偶。情实堪怜，若得与她共枕同衾，就使一年半载，死亦无憾。转眼鸡声报晓，曙色光窗，起来穿衣盥漱。徐安报道：“亲家老爷到来！”

第二回

宝莲庵请尼作合

诗曰：

意外姻缘不是真，无端邂逅两逢亲。

莫愁底事难成就，自有穿针引线人。

话说荫芝听得亲家来了，连忙迎入馆中。礼毕，分宾坐下，徐安就即进茶。鹤举微微含笑，叫声：“亲家，几日违教，为何愁容可掬？”荫芝答曰：“不错，弟是有宗心事，难向人言，叨在亲好，不妨与你细说。只因昨日散步闲游，打从松柏高街经过，忽遇门边站立一位如花美女，查问原由，知道她是张凤姐，有意兼葭相依玉树，未晓桃源何处问津，伏祈高明一为指示。”鹤举闻言，哈哈大笑：“我估亲家为着何来，谁知思念张凤姐。小弟颇知她的根底。先年嫁与汾溪何宅，不幸青年守寡，三载于斯，时常归来外室居住。她同宝莲庵内桀枝、亚左两尼交好，时常往来，不啻如糖似蜜。亲家为何忘却了么，不用求媒执斧，不用拉扯皮条，但得两个秃奴舌剑唇枪，自能携云握雨。亲家意下以为如何？”荫芝听得这番说话，喜上眉头。心中偷忖起来，亚左系我平日交好，今将此事托其作合，恐他求更（不便）推却。主意已定，开口叫句：“亲家，多蒙赐我指南小妇，谨依渠训。正所谓：一人计短，二人计长。古云：送佛送到西天。还请亲家与我同行前往宝莲，幸勿吝玉。”鹤举答道：“这个自然。”荫芝连忙穿衣打扮，吩咐徐安看守馆中。于是两人摇摇摆摆出门而去。信步行来，顷刻之间便即到了。但见禅院深沉，寂无人声。二人步入庵内，看见苔痕绿净，满径红飘。转过东轩，适值桀枝课诵已完，经堂倦坐。见了叶、李两人，疾忙起身迎接，春风满面，笑说：“今日是何风吹贵人到此，禅室生辉。”问讯已毕，吩咐小尼敬奉茶汤。请问二位光临，有何照顾？睽违雅范，结想殊深。”荫芝道：“握别以来，时萦五内，只缘俗冗纷纭，有疏奉候。目今寄寓水头陈宅，相去咫尺，可得时常亲近。今者到来，并无别意，有一机事相求，师傅若肯应承，方可说与你听。”桀枝道：“素女雅爱，报答无由，倘有万难之事，也亦尽力为之。伏望你令，明以教我。”荫芝道：“蒙你允肯周全，实乃心腹之人。不瞒你说，我因日前在松柏高街经过，看见张凤姐站立门边，丰姿可爱，秀色可餐，归来忘餐废寝朝夕怀思。左右思维，实乃无从入手，闻得你与张凤姐时相往来，颇得同心合意，特此拜浼，为我传音。倘获玉成，断不有辜大德。”桀枝说：“我估所托何事，原来为看张凤姐。若托别的，我可担承，要我传书递柬，实难从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出家人只知看经念佛，不管引线穿针。另请高明，恕吾方命。”荫芝道：“出家人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佛法无边，普度一切，有求必应，无不乐从，故此禅堂梵院称为欢喜地。伏望大开方便之门，慈云荫护杨枝，甘露灌溉荒田。事成之日，定然厚报深恩。”桀枝道：“既然如此，只得曲为承应。但我虽能作合，千祈勿要过后去人。”荫芝作揖称谢，叫声：“师傅，一切放心，此恩此德没齿难忘。”鹤举闻听，甚为喜悦，便道：“我所指引，可是真的？”荫芝答云：“高见不差。”议论之间，不料桀枝早已令人备办斋膳，扳留叶、李两位在客堂酌酒。饮毕，告别回归。声言迟日再来补报。桀枝相送出门，一拱而别。二人各自归去，按下不表鹤举。

单说荫芝回窗，心中忽然想起：倪训导名新棠，与我颇称莫逆。闻他与张府属在葭葶，不若祀他鼎力周全，从旁相助，俾得早为成就，以免担延时日也。次朝早起，峨冠束带。吩咐仆人打轿，前往倪府拜会。徐安先行投帖，陈福在后跟随。到了倪府门前驻轿。新棠忙便出迎，携手步进书房。二人施过了礼，分宾坐下。倪爷说道：“违教以来，实深企慕，迩闻乔迁贵寓，未得趋候起居，疏懒之罪，乞为原宥。”荫芝答道：“不敢，弟缘公私交迫，弗克

时亲芝宇，近况如常，藉福托庇平善。日前蒙兄过信，尚未归赵，寸衷殊觉耿耿耳。”倪爷道：“区区之项，何足介怀。朋友有通财之义，自古皆然，毋庸齿及。”家童进茶，饮毕，叙谈悃悃。未几，叶爷意欲告辞，新棠挽留再四，吩咐摆筵款待，情义殷殷。荫芝心内不胜欢喜，暗暗称羨；倪公果实疏财仗义，我的心事何妨与他倾谈。酒过三巡，叶爷启口叫声：“贤弟，不瞒你说，我有一段姻缘与你商酌，倘蒙鼎力介绍，谅必有济。”倪爷说：“有何见教，请道其详。”荫芝便将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尽为剖白。新棠听了，微微含笑：“进士公实乃有心人也。彼姝者子，果然生得美貌超群，但此女寡居三载，有意曲谱求凰，恐茂陵才子从此便乃当炉耳！弟想弟与张家属在戚末，但伊母平日背冷趋炎，十分势利。若然说出当朝户部主事求亲，自必乐为从允。既承见谕，这段姻缘交于小弟身上，断不有辜所托耳。”荫芝听罢，呵呵笑道：“兄乃斫轮老手，作事必谐。况小弟先已令人通传消息，看来不致落空。更有一言奉托，贱内乃是女流，生平赋性耿介，恐其怀有醋意，不能相安。仰恳驾下修书一封，札致家岳南宫，训诲伊女，以免后来争论。”新棠诺诺连声答应。荫芝拜谢，辞别而归。

光阴易过，时序频更。不觉乃是端阳佳节，柳垂陇畔，荔熟村头，画舫兰桡，男女共看龙舟竞渡，满河尽是游人。笙歌迭奏，锣鼓喧天，十分热闹。张凤姐叫声：“嫂嫂，我想前世不修，身为女子。你睇佳节当前，不能学得男子，四方游玩。或东或西，听其随意行乐；或南或北，任他到处留连。我辈女流，算来虚担岁月。”陈氏闻言，双眉频蹙：“姑娘所说，大欠参详。我想人生在世，男女皆同一体，总为命里所招，厚福者，荣华乐享；薄福者，冷落堪怜。多少名门闺秀出嫁，夫唱妇随，燕侣莺俦，如胶似漆。虽是女流，未为孤负，何必区区身为男子乎？所可恨者，如我命生不辰，竟同秋叶，终年长守有夫之寡，这却是虚耽岁月了！”言罢泪如雨下，凤姐连忙劝解：“嫂嫂何必如此伤情，我兄迷离花柳，乃系少年心性，一朝省悟，定必月缺复圆矣。如妹许字何门，心拟天长地久，不意福薄灾生，青年丧偶，独守空房，何恨如之。今者柏舟自咏，触景伤神，画眉彩笔谁拈？舞鸾青镜独对。虽不敢云节凛冰霜，少可自信肠如铁石。孤芳独抱，以待将来。”二人谈论一番，转回闺阁而去。按下不题。

且说贡士何公，饫食有年，品学兼美，其女配与叶荫芝为继室，夫妻笃好，如鼓瑟琴。何公在水和街里设帐，桃李如云。节届端阳，放假无事，在家养静。忽然见有一个苍头手捧鱼鸿尺素，据云：钦式倪老爷奉达何公。双手接过，即行开阅。内云：

世愚侄倪钦式书奉南宫世伯大人阁下：久疏塵教，鄙吝丛生。联隔以来，屡欲裁鸿到候，只缘公私交迫，以致尺一快如。辰下荷风荡暑，竹露生凉，遥念台禧定符，私祝翹异何如。启者，令坦鹿莪曲谱求凤，情殷射雉，表卿卓女，指日同盟。俱以稔知，无烦赘述。前所虑者，张家乔梓，未肯曲从，今调处之余，又蒙许可，天合奇缘。想鹿莪不亦称快乎。惟是外缘易就，内患难堪，无疗妒之方，莺燕有相猜之隐，在令爱夙承姆训，固知德荫江沱，在鹿莪熟虑闺情，恐其伴生床第。特嘱侄修芜楮，聊达葵私，伏乞琴书之暇，雇肩輿踵弃府，详谕令爱一番。俾鹿莪月意园成，庶不致负前因于石上，虚雅约于河洲，妙何可罄，临楮不尽依驰。专此，走达。顺请潭祉，不既。世愚侄倪钦式顿首。

何公看罢书函，沉吟半晌，此事新棠也曾说过，因到张家拜会，见木公心意未决，权为放下。今者书来，嘱吾将女劝谕，以杜后来争端。此乃荫芝过虑。先为安慰女心，待我修函致复新棠，然后将情劝女。缮札已毕，打发苍头回转，吩咐催轿，即往石井村而去。到了叶府，何氏闻知，疾忙迎接父亲。问安已毕，亲手敬春香茶，口称：“爹爹到此，有何见谕。”南宫含笑叫句：“女儿，我来并无他事，只因张家女子，情性温柔，举止端庄，你夫有意好逑，添为内助。想你自幼在家读书，颇谙三从四德，闺房之事也亦深知。古来三妻二妾指不胜屈，后妃能逮下而乔木兴吟，夫人承雅化而江沱致咏。况伊乃是德门之裔，堪比玉叶金枝，不嫌位列小星，你亦何妨容物？千祈勿生妒心，常怀醋意，不惟你夫之幸，亦你父之幸也。”何

氏听罢这一番言语，满面春风：“爹爹一旦放心，女儿虽属愚呆，夙昔曾娴闺训，但愿之子于归，同心共事夫婿，情同姊妹，有何大小之分。第恐人心叵测，反复无常，更恐男子溺情笃好，恃宠争强，使女有绿衣黄裳之叹，夫复何言。”何公听罢，满心欢喜，得女如此，真不愧大家之风。话罢，即时打轿归家。荫芝得了新棠回信，忧疑已释。这也不在话下。

第三回

张凤姐绣鞋慰赠

诗曰：

男情女意两无猜，谁信时乖命也乖。

海誓山盟何足据，多情全在绣花鞋。

却说张凤姐姑嫂二人正在房内谈心，忽然丫环报上：“宝莲庵两位女师到来。”言还未了，桀枝、亚左步进，姑嫂接见满面欢颜。便道：“你们许久不来，有何贵冑？正系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近日以来我姑嫂甚属寂寞，思念芳容，殊深渴想。”桀枝道：“彼此谅亦同情。只因个天前往西门，打从倪府经过，被他奶奶苦苦相缠，不得已，共同亚左在彼处盘桓。不知来了一位叶爷，生得人物潇洒，相貌堂堂。身为当朝户部主事，定要我们两个与他念佛，故此淹滞几日，始得回来。”凤姐道：“你个秃奴，花言巧语，我想出家个个俱是势利，但见人家富贵，便加意十分奉承。诵甚么经，念甚么佛，分明支吾浑帐，借端想赚人钱，故意卖弄风情，只念一句阿弥陀佛。”亚左说道：“我们皈依净域，绝无半点凡心，身坐蒲团，一尘不染，正系色色空空都看破，花开花落不关情。可惜姐你空房独守，孤负年少青春，何不改弦易辙，窃效吟风弄月，以免担愁艳闷，虚度韶光。”凤姐听了亚左这几句话儿，已挑动了春心，说道：“师之所言甚合奴意，无如目前绝少钟情之辈，若者只图眼前快活，只怕错脚难翻。”亚左乘机说道：“姐呀，舍得有意寻欢，何愁不逢知己。即如我所讲这位叶老爷，真系才貌双全，兼之家称巨富，少年登第，在朝叨沐圣恩。贡士南宫之女系他继室，白溪李家之婢系他爱妾。现在妻妾二人，不分大小，姐妹相称。食不了珍馐百味，穿不尽绸缎绫罗，出入提笼打轿，随从小价、丫环。快活风流，谁能争胜。莫说我亚左出家人势利，就系彼都人士，无不称羨他富贵双全。更可夸者：亭台楼阁，美丽奢华，夫唱妇随，顺时行乐。我辈身在法门，未免怦怦心动。”凤姐听罢，叹了一口气：“人生在世，青春几何，孰不关情风月。自怨时乖命薄，嫁夫不得到头。芙蓉帐底孤眠，菱花妆镜独对，难效鸳鸯比翼，燕雀双栖，万种忧愁，凭谁可解。”说到此时，不禁潸然泪下。桀枝从旁接语：“娇姐不必伤怀，待我出家人行个方便，成就你一段良缘，免得你日夕含愁，长吁短叹。”凤姐道：“但得如此，生死不忘，比如你目中所注何人，乞其明以告我。”桀枝道：“若问此人，不用登山涉水，问迹寻踪，远在天边，近在目前。”凤姐道：“究竟乃是何人呢？”桀枝说：“实不相瞒，就系先时亚左所云个位叶老爷。他因日前游街，也曾见你生得貌好，心中十分思慕。已经托媒求聘，只恐姐你不肯居其次位。倘若不嫌做个平妻，包管归去专权擅宠，尊意以为何如？”凤姐沉吟半晌，说道：“不知此人情性若何，品格若何，怎好造次答应。”亚左称说：“要见此入，却也不难。明日趁你回家路经水南，何不与他相会，面谈一切。”嫂嫂陈氏连声称妙：“这段姻缘真乃前生注就。”二尼辞别出门，亚左即往评花阁送信。步入馆中，但见落红满径，寂无人声。遥望朱扉半启，高卷画帘。荫芝独自一人坐于太师椅上，愁眉不展，默默无言，似有所思。亚左行近低声叫句：“老爷。”荫芝惊觉连忙问道：“慈云光降，适自何来。”亚左答曰：“老爷独坐寒窗，为何如此纳闷。我今到来，特为痴心人报喜。凤姐明日到水南庙拜神求水，你可买舟前去与他相会。成败在此一举，切切不可有误。”荫芝听说，喜之不胜：“难为阿传深费清心，事成之日，自当重报。”亚左说：“出家以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既为介绍，敢不抒诚报命。”荫芝见她人物风流，语言乖巧，甚属可爱。此事看来八九分成就，待我先行酬谢冰人。行近口称：“阿传媒女，虽未过门，执柯者岂可空过。”亚左答云：“我不是贪想媒钱，目下分文不取。且待将来，要你跪向媒女跟前，方为酬谢。”说毕，意欲抽身，荫芝一

手扯住，说道：“十赍不如九，现见钟不打，何处寻铜。我因孤馆寂寥，无人作伴，相如饥渴难堪，伏乞杨枝甘露灌我荒田，幸无见却。”此时亚左欲行欲止，顿起春心，半觉含羞，无言低首。荫芝乃是偷香老手，见机而作，向前便将亚左搂抱怀中，共入红罗帐内。魂迷楚岫，梦绕巫山，片时间云收雨歇，各自穿衣而起。荫芝见亚左两颊红生，恰似海棠睡醒，秀色可人，观之不厌：“今日蒙师惠以琼花，后会重看贝叶。情深如海，铭激五中。”左云：“区区贱体，有污贵质，何劳尚挂齿颊。他日美人入室，便更销魂矣。”整衣告别，荫芝相送，出门而去。

到了次日，荫芝打发润泽去唤船，又命徐安往请亲家同去水南与凤姐相会。不一时，润泽将船催便湾泊步头，把高照桅旗插起，安排得当。此时鹤举也亦来到，与荫芝一齐下船，这也不表。

且说桀枝是日前往张家，看见凤姐妆整十分俊俏，说道：“似此天香国色，恍若嫦娥降世，仙子临凡。莫道叶爷渴想，就我一见也亦情牵。”打扮已完，出堂禀知母亲：“女儿今与桀枝师傅往水南参神求水，顺便回去大汾。”安人见女要去拜神，允其所请。凤姐别了嫂嫂，即同桀枝落船。吩咐舟人即忙解缆，兰桨荡开千尺浪，锦帆高挂一江风。

凤姐推窗观望，只见波涛荡漾，水光接天。远远看见前边有只大船，官衙灯笼分插左右，船头高挂旗号，桀枝便知主事来了。笑指：“这号乃是叶爷座船先来等候，足见诚心。”即令梢子快摇前往，顷刻撑去与荫芝船只近傍。荫芝已晓暗里机关，连忙走出船边，叫声：“阿传何幸到此，实属忠信人也。”桀枝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我今与彼美往水南古庙拜神求水，实出到诚。”回身便对凤姐转说：“此位就是叶老爷，现今身为户部主事，名重当时。姐亦既系关心，不可失之靛面，何不请来一会。”荫芝乘势踏过船来，步入舱中，整衣相谒。行近深深作揖，口称：“芳卿久欲识荆，未遑御李，今幸下逮垂青，喜出望外。倘蒙不我遐弃，朝夕相依，则终始成全，断不致异日有白头之叹。”凤姐闻听，面带羞惭，俯首弄衣，无言可对，惟是双眼盈盈，观人不厌。看见荫芝举止端详，性情温厚，心中已有九分惬意，愿托终身。朱唇微展，低声说道：“妾乃质同蒲柳，命若秋云，许字何郎，三年失偶，原拟柏舟自矢，之死靡他。辱蒙封菲不遗，愿执箕帚，弟巩床第绸缪，大妇致生嫌隙，使妾无地自容，未免自贻伊戚。”荫芝答道：“芳卿无须过虑，承蒙金诺，望重斗山，何敢视若秋毫之末。请从今日一言为定，永不改更。但救人饥渴，胜造七级浮图，乞赐天上碧桃，以慰凡夫之口。”凤姐闻言，含羞答答，正在欲言不语之际，忽听隔船有人呼唤，闻来乃是邓清并同贡士南官到来。荫芝连忙撒手，步出船头，勉强叫声：“岳丈大人何为到此。”南官接语：“只因有宗财路，我同邓兄斟酌几天，要你方能落局，特邀贤婿协力经营。荫芝自忖难以推却，无奈过船与南官、邓清轻摇兰棹，即便登程。剩下凤姐一人，索然寥寂，别了桀枝，舟回大汾而去。

却说荫芝目送凤姐起程，在船中细问其中原委。老邓说：“只因有个土豪姓万名人恶，住居南营，平日为非作歹，交结凶徒、恶棍，逐队成群，家中忽然暴富，近因抢夺人家妻妾，被人告发。现在官兵将伊围捉，使人求教于我，细想此事非轻，故请令岳南官筹策，竭力调停，终于溷淆，因思弹压官兵非足下不可，所以共齐今岳前来请你，伏祈指助一臂，俾得分肥，足感盛惠。”荫芝听罢，微微冷笑：“不是我夸大口，此事非我断断不能，莫说官兵听吾言语，就是上台大宪，也亦俾吾情面。”谈论之间，不觉舟抵南营。三人登岸，到了人恶村前。荫芝看见官兵屯集多人，开声问道：“你等到此何事？”众兵答道：“奉差捉拿人恶。”荫芝吩咐：“你等不得乱动，人恶系我通家旧好，他平日极是良善，不过家下有些钱财，人遂诬他抢夺妻女，以为鱼肉可啖，你等速速回营，销差自保，前程要紧。倘敢执违，定干咎戾。”众兵听罢，个个目瞪口呆，知道叶老爷平日威声远振，不敢将他抗拒，遂即一哄而散。人恶看见官兵回营，急忙出来叩谢，并请荫芝进屋，四礼八拜，大排筵席款待。饮酒之间，人恶取出白银一千六百两，双手呈献，口称：“进士公，晚生身罗重罪，蒙爷解救，即粉骨碎身难

酬万一，谨具不腆，乞莞存之。感甚幸甚。”荫芝道：“些小事情，何劳厚惠，但承美意，却之恐蹈不恭，爰为拜领，以志不忘。”说毕，人恶令取大杯，满满斟上，各敬三杯。膳罢方行散席，荫芝等三人揖谢告辞，人恶送下程四百两，荫芝收入，一拱而别，步回船中，荫芝把银两瓜分停当，就即转回陈馆。按下南宫、邓清不题。

且说荫芝次日在馆思忆凤姐，深为纳闷。亲家鹤举在旁劝解，说道：“你今不用愁烦，既有桀、亚左鼎力周旋，断无向隅失望，惟是好事多磨，伏祈宁心以待。”话未完时，忽然桀枝步进馆中，笑嘻嘻走到荫芝跟前，连声称喜。荫芝叫声：“阿传，前日舟中如此扫兴，未晓何日再睹芳容，刻下寸衷耿耿，喜从何来？”桀枝答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古云：‘有志者事竟成。’并非浪说，兹者天缘有定，地望无嫌，所谓伊人今日偕嫂来游禅院，故此特来送信。此舟过后永无船只，老爷今番切切不可失其机会。”言罢，转身告别：“待我先回庵中迎接佳人。”荫芝相送出门，叮咛致嘱，如此这般切勿忘却。桀枝诺从，转回庵内。正值凤姐姑嫂二人肩舆来到，遂同亚左出迎，携手步入客堂，坐下，饮罢香茶，叙了几句套话，按下不表。

且说荫芝送了桀枝回去，便即换服更衣，共同亲家而往，行行不觉到了宝莲庵门首。荫芝把金扇轻轻扣户两三声，桀枝已会其中之意，悄悄走出，启放禅扉，先行引导荫芝与亲家追步后尘。将近客堂，忽闻笑语喧天，香风扑鼻，情不自禁大踏步突然闯进。姑嫂二人相推相让，疾忙躲闪，陈氏嫂嫂走向曲栏左边桀枝用手持着陈娇说道：“此位佳人老爷未曾见过，为人良善，品性温柔，兼之实在慈心，救急扶危，时行方便。”荫芝听说，整衣上前，深深一揖，桀枝连忙启口：“他就是张良雪的奶奶了。”荫芝道：“夙钦雅范，未获瞻韩，入耳贤声，心爱慕向，未亲教诲。相见恨晚矣。”转身便向凤姐施礼，口称：“芳卿，自从舟中相会，慰我怀思，别以来，时索寤寐，望卿大发慈悲，许我良缘永缔，感荷裁成，不啻恩同再造。”凤姐嘿言不答，如醉如痴，方寸摇摇不能自立。陈氏嫂嫂早已洞悉其奸。含笑称叫：“姑娘我今与你代劳。”便把香茶亲手敬奉主事。荫芝接过，称谢不已。桀枝接语：“凤娇肠如匪石，相会之后，未免也亦情牵，但恐世态炎凉，变生不测，男子心事不能始终如一。况佳人命薄，才子缘慳，若使柳眉皱碧，杏脸消红，是虽以情而始，弗克以情而终也。依我愚见，与其悔吝将来，莫若维持在昔。古语有云：‘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你二人既要埋堆，何不打在佛前发誓，神人共鉴彼此，以免忧疑。”荫芝说道：“阿传所云甚属有理，我们就此遵行。”桀枝即行秉烛，焚香，相请二人行礼，陈氏推着凤姐，亚左扯着荫芝，走向佛前躬身跪下，低首叩头，绝无一语。陈氏在旁看见，忍笑不住：“你们两个难道是哑的不成！为何半言不发。”桀枝道：“一定他二人怕羞，待吾替其禀诉也是一样，行前合掌，顶礼禀上：“龙天护法西方诸佛菩萨，今有当朝户部主事，弟子叶荫芝与张姓信女共缔姻娅，永谐琴瑟，百载和谐，男情女爱，两相乐从，诚恐隙未衅，终半途而废，特向佛前发誓，以表诚心。男若背盟不全尸首，女如负誓永堕丰都。不践前言，神天鉴察。”誓罢，起来。桀枝又说：“你二人今虽发誓，当留物件以为表记，荫芝说：“阿传所言甚是。”遂向手中除下金镯一个，向前递与凤姐：“此镯聊为表记，愧不成敬，伏乞晒存。”凤姐接镯，心内思维，并无长物回敬，只是两眼望着足下金莲。桀枝已解凤姐心事，带笑开言：“姐你有件稀奇之物，何不将来回赠与君，先日我与你所做的绣鞋，现存我处，竟可送他为记，预卜百载和谐，岂不是好。”凤姐听罢，诺诺连声。桀枝即回房内取出，交与凤姐，亲手奉送。荫芝接转，如获异宝，再四观瞻，不忍释手，赞赏一番，藏于怀内。彼此盘桓半日，亲家鹤举在外等候多时，心中焦燥，口内流涎。正在踌躇搔首，忽听敲门，有客到来，便把他们一众冲散，各各回家。其中琐碎情事，毋庸赘述。

第四回

张良雪忿激出妻

诗曰：

不为蒸梨事舅姑，无端比翼两分途。

人言自古须当畏，义忿何须怨丈夫。

话说荫芝在庵中与凤姐发誓，分手回到陈家馆内，朝夕怀思，暗暗自忖：此事虽蒙彼美许我成双，未晓他父母意下若何？其中还要调停斟酌，若是仗势横行，只怕变生荆棘。细想新棠倪训导系张家戚末，木公与他时常来往，何不向新棠再图良策，俾得早日完婚，免致蹉跎岁月。主意已定，吩咐徐安打轿，竟往倪府而去。到了门前，家人通报，倪爷立即出来迎接，步进书房，主宾施礼坐下。茶烟已毕，倪爷启口说道：“连日违教，渴想殊深，轩车枉顾有何见谕？”荫芝道：“日前奉恳作札与家岳之事，已蒙彼美垂青。日昨业经宝莲庵内把晤订盟，但不知乃翁乃母可否合意，故尔登堂再求高明指教。”倪爷说：“此事算来已八九定局，容俟面晤张公，弟再从旁赞助，俾得相与有成。”议论之间，忽报张爷到拜。新棠运忙迎入，彼此揖罢，荫芝也亦行前见礼，木公回答已毕，三人齐齐坐下。荫芝与木公叙了几句客话，新棠接语，口称：“老表台近日兴居，定获佳胜，令爱失婚待字，有意相攸佳偶，想孔雀屏开，曾否选就东床快婿。”木公答曰：“未也。”新棠说：“原来尚未成就，弟当为令爱执柯，但有一说，令爱闺秀名姓，夙娴内则，虽无咏雪之才，然非碧玉小家女所可同年而语，必须觅一俊俏郎君，方可与她匹配。”木公说：“足下言之甚是，第一时难以得人，倘足下意中有合式者，不妨一为吹植。”新棠乘机进说：“小弟为令爱筹之熟矣，现有一中选者，未知可否能如尊意。”木公问道：“是何人物？”新棠手指荫芝笑说：“就是这位进士公了，身居户部主事，乃是阔名流，况伊久仰令爱芳容，愿为东床坦腹。家下现有正室，乃贡士南宫之女，温恭淑慎，绝无嫌怨支离，而二女事夫，娥皇昔曾厘降。事有凑巧，请从面订良姻。”木公听了这番言语，心内犹夷未决。况平日知道荫芝恃势横行，武断乡曲，不肯以女配他，因见新棠言之谆谆，未便当面推却，只是吱唔答应，起身告别而行。荫芝此时意绪索然也，亦辞归馆内。适值亲家在此等候，荫芝见了，将情事细说一番，叹曰：“事不谐矣，将奈之何。”鹤举称说：“不妨，此事全凭凤姐主意，他既允诺，何惧乃父不从。君子见机而作，且俟异日另生良计，未为晚也。”按下不题。

却说凤姐有一胞兄，名唤良雪，生平赋性卤莽，不通书史，目不识丁，素娴弓马，早掇武第科名，终日狎昵邪淫，不思光前裕后，不修边幅，不畏羞惭，人人称他混名“大栋。”伊妹凤姐与荫芝钻隙逾墙，不以为耻，反为扬扬得意。古云：好事不出门，恶言传万里。又云：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只因凤姐声名狼籍，良雪佯作不知。一日清闲无事，静坐园亭，忽闻有客到来，此人乃姓氏李名荣绅，与良雪同习弓马，颇称莫逆。便即请入亭中，分宾（主）坐下，家童茶进，饮毕，良雪开声说道：“许久未见，谅必须时叶吉。惠然光顾，有何赐教？”荣绅答曰：“小弟到来，并无别事，特与吾兄贺喜。”良雪道：“喜从何来？”荣绅道：“闻得府上近日新得一位富贵双全佳客以作门楣，不独吾兄体面，即小弟与有荣施。”良雪叫声：“兄长何由得知，比如佳客系属何人，有何凭据，是谁作伐呢？”荣绅呵呵冷笑：“佳客乃是当朝户部主事叶荫芝，执柯就是令正夫人。打在宝莲庵内相请女尼作线，姑嫂联盟，不难亲上加亲了。我想近来风气，多有父母贪钱，不顾女身作贱，即使为妾为娼，无非看银份上。令妹乃名门之女，得此佳婿，自必携带父兄共享荣华，他时你与他进京博得一官半职，人人都说你是裙带之亲，岂不是好。”这一席话，气得良雪怒发冲冠，大叫一声：“错了，若不

是吾兄到来提醒,险些败了门风,趁此未曾到手,一刀斩断情根。吾兄权且请回,待我把两个贱人严加处治,迟日即行,踵府叩谢。”荣绅说道:“不敢。”便即告辞,良雪急忙相送。回转亭中,咬牙切恨,大肆咆哮。木公听见荣绅之话,也亦十分气忿。叫句:“我儿,你妻妹如此无廉,实乃令人可恼。良雪口称:“爹爹不必忧虑,孩儿自有调剂,大丈夫顶天立地,岂容这狗妇玷辱家门。”父子两人打在亭中义论,凤姐房内早已听闻,叫声:“嫂嫂,费了多少工夫,化作一场春梦。”陈氏连忙问道:“姑娘何出此言?”凤姐说:“你有所不知,此事爹爹不独不肯应承,而且甚属生气焉,我与你不顾廉耻,败坏门风。不该在庵中私会订情,把他面皮剥尽,哥哥生平性烈,自必将我们两个难为。”正是,连理枝头开并蒂,妒花风雨乱相催。

姑嫂悲啼不已,忽听詈骂连声,良雪走入房来,磨拳擦掌,陈氏躲避不及,被他一脚踢翻在地,几乎性命不保,手指贱人骂道:“丧节败名,丢尽张家之丑,有何面见诸亲,断不能容在室,快些滚回娘家,留在此间何用?从此恩断义绝,再休想我认你为妻。”转身又骂亚凤:“青年丧偶,再醮理所当然,虽云一嫁由父母,二嫁由本身,亦该光明正大,择选良才匹配,何必作此私通苟合,自取污名。”骂得舌卷喉塞,无地容身。此际,木公气得面如土色,骂声:“亚凤,你本金枝玉叶,不自珍重,情愿做此土豪恶棍偏房,闻你得受荫芝金镯为聘,快与我弃之,以免丢丑何门,辱及本族。”转身又骂媳妇不守法度,朋比作奸,陷姑败节,应犯七出之条。言还未了,人役已至,良雪喝令伊妻即速收拾,打叠登程,不容迟滞。陈氏无奈,只得叩辞舅姑,与凤姐洒泪而别。归到外室,自始到终将情由逐一禀诉父母,深为悼惜。良雪见妻业已大归,不胜忿恨。细想妹子淫心已炽,难以遏止,荫芝倚势行强,已非朝夕,恐其一旦生交,将若之何。左右踌躇,忽然想起有个堂侄,平日为人奸淫邪盗,行为不正,人人唤他老鼠天,现在南村居住,不若命童请彼到来商量退兵之计,以免临事张。吩咐家仆平安即速前往。平安承命,立刻起程,不一时到了南村,适值老鼠天闲暇无事,在村前游玩。平安上前,口称:“相公,我家大爷请你有话相商,祈即振衣,幸无裹足。”老鼠天心中偷忖,良雪大叔命人请我有话商量,未便推却,遂即穿就衣服与仆平安偕行。不知叔侄有何商酌?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逞豪强损人利己

诗曰：

浮生若梦事悠悠，贵贱同归土一丘。

任意欺凌生与死，人憎鬼怨在心头。

话说老鼠天到了张良雪家下，叔侄见过了礼。老鼠天叫声：“大叔唤侄有何吩咐？”良雪把凤姐之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老鼠天道：“这件事我久已知到，听闻人讲纷纷，我正欲到来言知大叔，不意你又着人前来唤我。”良雪道：“你果然聪名伶俐，难怪人家叫你做狐仙。比如这件事，我已将妻子逐回外室，现在亚凤究竟如何区处？”老鼠天说：“女子从来水性杨花，她已注意在叶荫芝身上，恐怕不能罢手，近日我见个个叶润泽鬼头鬼脑，在街前走来行去，其中必有诡谋。况且荫芝目无王法，兼之羽翼甚多，就系他侄子亚狄已属了不得的，恐其一旦带领人来，将凤姑蜂拥抢去，不如未事先防，以免临时凑手不及。”良雪赞善：“深谋远虑，高见不差，但一时何处请人呢？”老鼠天说：“大叔不必介怀此事，在侄担承就是了。我有一个好友名唤三百六，血气方刚，两膀能有千斤之力，不独武艺高强，兼之能飞檐走壁，待我请他邀集数十余人，前来一同卫护，大叔意下若何？”良雪道：“妙甚，妙甚！任凭贤侄与我出力就是。”老鼠天遂即邀了各友在良雪家下防守。一连两月，不见动静，始行散去。这也不表。

且说叶荫芝自与凤姐庵中订盟以后，盼望佳期，不能成就，寸衷甚属抑郁，一日闻听邓清来说：“凤姐被父兄责骂不堪，日夕酷禁房中，极为严密，不许别人来往，水泄不通。”仰天叹了一口气，说道：“凤姐为我被困牢笼，何时方能脱离苦海。想他乃是金玉贵质，如何捱得这等凄凉，可恨伊父兄不解人情，生生拆散鸾凤，恰似月明却被云遮，花开便遭雨打，两地相思竟作一场春梦。”正在愁烦不已，忽然来了一人，行近声称：“叔父，联隔尊颜，瞬经数月，在城日久，定必财路亨通。”荫芝问道：“贤侄到来做甚？”亚狄说：“奉了婶娘吩咐，特来请安。叔父此间无事，可即回家料理一切。”荫芝听说，心内暗暗自忖，我为凤姐在此担搁多时，误了多少衙门事情，不若暂且回去消停，迟日再图良策。即忙收拾行李，与亚狄下船。一帆风送，归到家中，安排放下行李什物，忽然来了一群无赖之徒，纷纷称叫：“老爷回来甚属着时，只因这个陈表与我们赌博输下铜钱二十七千，无力偿还，惟有同姓婶娘田二十亩，情愿写数作按，俾还我们。细想别人不能做得，只有叶老爷可以担戴，是否应承，统祈裁酌。”荫芝尚未回答，亚狄连忙开声：“此事虽好，但要多写银数方可举行。”众人问道：“要写多少呢？”亚狄答曰：“要写三百两。”陈表道：“我只欠钱二十七千，因何要写三百两揭数，这事如何做得？”众人骂道：“我们几多央求，始得叶老爷应允，你还争多论少，真真不知好歹。此舟过后无处寻船，问你将何银两酬还我们。”这个要打，那个要杀，纷纷争嚷起来。陈表此时无可奈何，只得书了三百两数交与荫芝收执。亚狄取出铜钱二十七千，分给众人携去。过了半月，陈姓寡妇风闻此事，带领两个黄牙幼子走到荫芝家下，苦苦哀求，情愿陪银一百五十两取回揭数。荫芝不允，转入内厢。陈姓寡妇只得携子回家，一出大门，适逢亚狄在门首混骂，声称：“迟日找田。”陈寡妇与他争论，冒触虎威，胆将陈姓二子拿禁宗祠。寡妇此时肝肠寸断，魄散魂飞，拚死与他兑命。亚狄唤人拦截，大骂：“愚妇轻生，不知进退。慢说你这个村婆，胆敢与吾作对，你看篁村张姓，莞城初姓，其余何姓、翟姓，以及胡蔡子等，被我找了田地，不知送了几多银两，方得取赎。你今作速将银送来，倘若迟延，只恐你两儿性命难保。陈寡妇听了这番恶言臭语，无奈忍气吞声，不如星飞赴县具控，

以凭官法公断。主意已定，立即赶往城中，请人作状，将情禀达县尊。知县太爷十分清正，立即准理，票差三班六总移会武营前，往石井协拿恶棍。其时荫芝业已闻风，吩咐准备刀枪器械，在于村内围护。顷刻，兵役齐至，不敢动手，营负何某督令向前，忽听号炮一声，家伙齐齐拥出，吓得兵差四散奔逃，莫能相抗，迨后陈寡妇只得备银三百两，将揭数取出，带领二子回去。从此荫芝大肆纵横，亚狄从旁附和，其中作孽不胜枚举。日则贪噬乡中，夜则恣淫枕畔。正室何氏秉性纯良，无甚醋意。荫芝一夕与妾交媾，云雨情浓，伊氏说道：“老爷你勤劳实甚，千祈保重身子，切切不可贪恋南风，免致精神损耗。”荫芝笑道：“乖乖，难怪太太叫你姐己，我晚晚与你交锋对阵，难道就不损耗精血不成？从今以后，我只是爱你，不爱别人。于是重整干戈，直抵玉门关内。伊氏口称：“老爷，自你归来，日日有银进屋，我想人生岁月能有几何？勿要蹉跎虚度，趁此年富力强，设法经营，再滚三二百万，以为子孙日后之计，岂不是好。”荫芝道：“我久有此心，且待明日与亚狄商酌，再作道理。”言罢，贴胸交股而睡。次日天明，起来盥漱已毕，穿了衣服，吩咐仆人徐安去请亲家李老爷到来，有话相商。徐安领命，去不多时，鹤举即行步至。荫芝见了，先把凤姐之事说了一遍，再将挖坟勒索情由细细倾谈，商酌已定，适值亚狄外出归来。鹤举揖罢，与之共议，亚狄不胜欣忭，随即唤便士公备齐一切应用家伙，先将房叔、亚实之坟试挖，次向各处追寻，终日登山逾岭，跋涉奔驰，不惮劳苦。

一日到了五爪龙山，远远望见有所坟茔，整砌十分华美。亚狄心中暗暗偷忖，此穴若不是富贵之家，怎能做得如此体面。即令土公举锄发掘，挖起尸棺，将骸骨用席袋装入，便往别山而去。行来尔久，又到一山，名曰：青葱岭。其中见有一穴，甚属堂皇，问据旁人，称说：“这是汾溪洪宅祖坟，子孙个个都系财主，极为有钱，人人都叫他做肥老鼠。”亚狄闻听，犹如口内啖糖，又令工人连忙挖取。此时归鸦噪晚，日色西沉，便即带了两姓骨殖回去，无处收藏，只可放在屋后塘内。一连几日，只是各处挖掘人家坟墓，共有一十二副骨殖，荫芝吩咐披削竹签标插，免致淆乱，以为他日人来取赎地步。可怜各姓山坟惨遭毒手侵伐，阴魂缥缈，抱恨黄泉。各乡远近，谈论纷纷。被害之家肝肠寸断，欲想开官具控，苦无证据可凭，县府亦难为之申理，不若托人恳他收赎，费些钱钞，以免结讼公庭。内有一人说道：“你们要去取赎尸骨，必须李鹤举方可做得，不然从费一番唇舌耳。”众人听说，皆云：“有理。”一齐同往白溪，相请鹤举向荫芝说合。几多央浼，始肯承应，所有扣头尽为鹤举所得。各人无奈，也亦情愿鹤举。带了众人同到荫芝冢下。说明每副尸骨要银三百两，方准赎回。众皆应允，把银两备足，荫芝吩咐工人落塘捞取，一副一包，安放地面，众人看见不胜凄惨，纷纷流泪，上前查明标插签内字号，只得领回另行觅地安葬。荫芝将所得银两三人瓜分。亚狄食知味道，当作寻常。鹤举得银，一拱而别。归到家中，扬扬得意，其妻邓氏悄然不悦，正容谏道：“你乃不修因果，任意胡行，不义之财，多方计取，照彰报应，毫发不差。你只顾目前富贵，不思贻祸将来。亲家荫芝如此非为，你不惟不谏，而且助纣为虐，殊属不成事体。倘不及早回头，将来必致噬脐莫及矣。”邓氏这几句话说得鹤举毛骨悚然，垂头丧气，转入房中而去，按下不表。

第六回

叶荫芝托尼问病

诗曰：

无限愁思苦才衰，严加防范计将穷。

情根种下应难断，探病凭尼作雁鸿。

话说张凤姐自从被兄良雪管束以来，寸步不能行动，无异日困愁城。细想嫂嫂因我私情被兄休弃，扪心自问，殊属不安，今我独守空房，并无一人来往，满怀忧怨，凭谁传达东君。不思茶饭，不事铅华，终日相思，空剩梅花骨瘦，恹恹成病，弱体难支。家人纷纷传说，竟到荫芝耳边，闻得凤姐抱病，恰如利剑剖心，连忙赶出城中，搬回陈馆打听消息。一日庭中独坐，展转怀思，怎得个心腹的人前往探候，正在踌躇打算，忽闻步履之声，抬头一望，原来乃是桀枝、亚左到来。走近跟前，叫声：“老爷纳福，回府日久，自必兴居住胜，阁第凝麻。可怜凤姐被兄锢禁，真若笼中之鸟，有翅难飞，老爷叫人不来，莫非忘怀了么？”荫芝道：“阿传，你说那里话来，我因家事纠缠，以致担搁，凤姐抱恙业已闻知，故此赶出城来，正欲令人前去探候，岂料你们到此，实乃天作之合。今有北茸一枝，此物能医虚损，大补气血，并养元神。敢烦二位送去与他诘尝试之。其病谅必安痊矣。更有一说，嘱她千万放心，权且忍耐，既蒙订以终身，断不令其珠沉玉碎，倘或天不从人，宁甘一死以谢芳卿。”言罢，凄然泪下。二尼笑道：“老爷实乃死心人也。书云天下得一知己，可以无憾。其斯之谓欤。现在有此良药，何思病不回春。待我们与你送去，俾意中人得睹此物，以慰离愁，当必霍然耳。”说毕，抽身而起。荫芝相送出门。其时日已黄昏，二尼行抵张家，潜入内室，低声叫句：“凤姐，前闻贵体有采薪之忧，近日可占勿药，我们奉叶爷之命，送来北茸一枝，乞为笑纳。即向袖中取出，凤姐玉手连忙接转，叹了口气，说道：“自我抱病以来，凭谁慰藉，今者承君宠爱，赐以北茸，睹物思人，未免又添惆怅。妾身自怜命薄，竟如断梗飘蓬。父兄若此威严，断难久居此地，明日打叠辞归大汾，杜门不出。但东君义重情深，不敢忘却。生为叶姓之人，死为叶姓之鬼。相烦二位与我道达隐衷，并嘱君家自当保重，幸毋以妾神驰。”二尼听说，连声称羨：“你两人可谓情之所钟，云水相合。惟是病后务祈细加调摄，切切不可日抱愁思，自贻伊戚。细想叶爷乃是道高八斗，经权达变，无不咸知。若此同同儿女私情，何虞棘手，且待东风一到，自然成功。嗣后倘有佳音，当为足下作鱼鸿矣。”凤姐答曰：“全仗阿传照拂。”二尼告别，转回庵中而去。

且说荫芝独在馆中，俯首凝思，昨日曾托桀枝携送北茸与凤姐，谅已收到，不知病体曾否复元。想我两人结此空缘，乃镜花水月，不过作如是观。从此相思，永无虚日，仔细思量计将安在？忽然想起老邓近来为甚不到我馆，其中自有缘故，他虽是个男子，却无半点机谋，但伊妻运筹握算，甚是精能，甚夸女中丈夫。我今不若备具微仪，前往伊家奉忌高明相教，岂不是好。即忙取出白银二十两，封就藏入袖中。吩咐徐安看守门户，遂即穿街过巷，信步而行，到了十字街头，不期与邓清相遇。彼此上前施礼。邓清道：“违教日久，想足下动定咸宁，诸凡顺适。有何贵冗，税驾何方？”荫芝道：“小弟并无别意，只因与凤姐之事，未知何时方能成就？久闻尊嫂妙计奇谋，特为趋府请谒。”邓清道：“既承枉顾，请往舍间一叙。”便即携手同行。入到家内，分宾（主）坐下，家童茶进，饮毕。荫芝向袖中取出札仪一封，欲笑说道：“此是薄敬，敢烦仁兄转呈尊嫂夫人，聊申鄙意，伏祈笑纳。”邓清道：“仁兄宽坐片时，待我说知拙荆，看其作何意见。”荫芝说：“有劳了。”邓清将银携入内室，见了妻子，把情由一一说上。黎氏道：“此事不难设计，但不该收他这封银子，要他这些臭铜中甚么用。

谚云：‘一不做，二不休’，你将此银交还与他，且待事成，怕他不重重谢我。”邓清诺诺：“贤妻听言甚是，但不知有何妙计。”黎氏道：“枉费他是一个进士公，胸中并无半些计策，既要吟风弄月，不惮觅迹寻踪，兼之作事不可张扬，只好暗中筹策。闻得张家与倪府系属亲戚，内眷时常往来，凤姐现在已回何宅，就此乘机使一人假扮倪奶奶，前去何家探望凤姐，可说石龙大会，相请凤姐同往游观，倪家不知底里，断无推却。那时一竹篙撑开潜往别方而去，正系人不知，鬼不见，纵使张家闻知，亦无处访寻。你道好不好呢？”邓清说：“此计虽然是好，但无人装扮倪家奶奶。”黎氏答云：“甚属容易，待我指鹿为马，调将提兵，况有陈家契妈十分乖巧，许他事后酬谢，无不乐从。仔细想来，势如反掌。枉你身为男子，绝无一些计策真真是个酒囊饭袋。”邓清将妻这番言语，一一说与荫芝。叶爷闻听，欢喜异常，连声称妙：“尊嫂如此深谋，舍得早来求教，何用担搁到此。”言罢，咨嗟不已。邓清将原礼奉还。荫芝说：“轻微薄敬略表微忱，尊嫂何其见外？令我无地自容，且俟异日功成，定当琼瑶厚报。”揖别辞归，转回陈馆而去。

光阴似箭，岁月如流，转瞬间已是中秋八月一日，亲家鹤举到馆，荫芝将黎氏设立计谋对他细述，声言：“有劳亲家往宝莲庵一走，内中行事可说桀枝、亚左知晓，叫他两个先往何家透个信息，准于八月十三，着凤姐收拾衣物，等候人来相接，一同动身。切切不可贻误。”鹤举答应，立即起行，步入庵中，正值亚左在经堂念佛，同往桀枝房内共谈底事，从头到尾，一一说个明白。次日，二尼即往大汾何家，见了凤姐，遂陈颠末。

凤姐闻言，把满天愁绪尽付东流，从此云开见月，枯木逢春，暗将钗环首饰，一切衣物，乘间寄往别处，等待佳期一至，以便跨鹤凌霄。其时荫芝日与鹤举商议，打点安排一切停妥。到了是日，吩咐润泽雇便大小船只，荫芝自坐一号大船先往南江候接。相请亲家往邓清家内说与黎氏知道，黎氏即速扮妆，穿带衣服首饰，极是排场。带领丫环仆妇假作倪府奶奶，驾了小舟竟往汾溪去接佳人，鹤举也亦另船随往。风送一帆，直抵大汾溪畔。将船湾泊埠头。黎氏吩咐打轿，便到何门。丫环先行报信何宅，安人闻知连忙更衣，出堂迎接。

第七回

效鸾凤舟中叙会

诗曰：

暗里机关几度营，良缘佳偶慰平生。

珠江江上团圆月，从此鸳鸯绣得成。

黎氏到了何门，安人迎接，携手共入内所。主宾施礼已毕，凤姐也亦出来相见。坐下，丫环茶进，安人说道：“不知奶奶驾到，有失远迎，乞祈恕罪。”黎氏答曰：“岂敢，素仰芳仪，未获登龙趋候，疏懒之罪，望其鉴原。”安人连称：“不敢，不敢！连驾光临，有何赐教？”黎氏道：“并无别故，只因石龙大会十分热闹，今者买棹游观，因思独行踽踽，欲邀令媳舍亲同往行乐，片时当即回府。不知安人可否见允？”安人说：“人生岁月几何，难得及时行乐，小媳年少孤孀，空房独守，未免有负青春，既承台命，敢不允从。老拙因要操持家务，恕我不能奉陪。”黎氏口称：“安人，多蒙见谅，足感深心。”便令凤姐归房打扮。须臾，收拾得当，立即辞姑起程。安人相送出门，说道：“辱承奶奶光降，诸多简慢，问心殊觉不安，迟日乞再枉顾，俾得略尽微忱。”黎氏连声称谢，偕同凤姐登程。一时到了埠头，连忙下船，吩咐舟人解缆，一帆风送出到大江，鹁举跟随，几次更换船只，顺流而下，片晌已到南江。

荫芝先在此间等候，鹁举远远观见灯笼高插，知是荫芝坐船，着令舟子快摇赶上。步过船来，笑嘻嘻便向荫芝恭喜，佳人现已到此，今宵当得波鹊桥矣。”言未已，黎氏便引凤姐过船，荫芝一见，倒屣相迎，双手挽扶凤姐坐于太师椅上。深深揖下，口称：“芳卿，幸蒙不弃寒行，许我丝罗共缔，自恨缘悭，不能早亲玉屑，累卿受屈多时，寸衷实为抱歉。”凤姐闻言，双流珠泪，开声说道：“蒙君雅爱，妾乃自怜薄命，今幸曲折矜全，真乃天实为之，喜出望外。”黎氏道：“今夕何久，见此良人，千祈勿作伤心之语，此番成就好事，载咏关雎，异日螽斯衍庆，麟祉呈祥，预为可卜。”荫芝答道：“多蒙尊嫂吉语，榆杨殊深，惭吝未晓将来能如尊祝否？此事若非吾嫂深谋，怎得今朝有济？吩咐排席开樽，略酬谢悃，容俟登龙叩答。”顷刻间，酒筵已备，大家同酌金卮，觥筹交错，酬酢纷纷。酒过数巡，荫芝满注，亲敬黎氏三杯，凤姐频斟，再行奉敬。此时船在珠江湾泊，开窗观望，只见星光皎洁，明月当空，更添一番佳兴。但闻笙歌迭奏，鼓乐喧天，直到五鼓频催，方行席散。各人告辞，回船安歇。荫芝亲手与凤姐解卸云环，携归帐底，鸳鸯枕上，叫句：“心肝呀，我为你相思万种，离恨千端，不知费了多少心神，始能得到今日。”言罢，春心已动，遂即交欢，凤姐久旷经年，不胜娇怯，顷刻云收雨歇，两相交股而卧。次日天明，二人齐齐早起，荫芝吩咐安排酒席，款待黎氏。

餐毕，取出白银二百两，送与黎氏，以为谢媒之敬。随行仆妇丫环，各赏细丝十两，以作酬劳之资。黎氏接银，欢天喜地，告辞泛棹而归。独留鹁举、润泽两个在此盘旋，另船居住。一日，荫芝与亲家谈及浮居不是长久之计，不若城中寻一所房屋住下，另作区处。鹁举答道：“亲家言之有理，但事不宜迟，诚恐何宅追寻到此，岂不大费唇舌。”荫芝点头，称说：“亲家高见不差。”就唤陈福上来，吩咐：“你今即往城中与我租赁房屋一间，不论小街小巷，只要地方清静，即僻壤偏隅亦可做得。”陈福领命，立即进城四处找寻，不期行到城西地面，见有一所房子，虽无亭台楼阁，竣宇雕墙，其间正室书房俱属雅洁，租钱每月四元，亦属便宜。陈福看过合意，即与房东言明，准于本日搬迁，并无迟滞，即将定钱交下，转归船内，回复主人。荫芝听说，颇为惬意。登时呼唤挑夫将船中一切什物搬进城中，并与凤姐先行进伙，其余众人随后而至。荫芝命仆把器具安放停妥，铺摆极是排场。是晚唤人办酒庆贺新居，